

帖木儿王朝时期的丝绸贸易与亚兹德城的兴衰*

杨晨颖**

内容提要 帖木儿王朝时期,陆路商道横贯欧亚大陆,复兴了先前因伊利汗国解体而中断的丝绸贸易,为丝路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位于伊朗高原内陆的亚兹德通过积极经营丝绸贸易,成为伊朗国内外举足轻重的丝绸贸易中心。帖木儿时期亚兹德稳定的政治局势、适宜的桑树种植环境,亚兹德人先进的桑树种植技术、强大的沙漠生存技能以及一定的经商能力,为亚兹德丝绸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丝绸贸易发展的过程中,亚兹德沿着丝路的三条贸易支线,逐步建立起区域性丝绸贸易网络,亚兹德丝绸贸易呈现繁荣局面。与此同时,亚兹德的城市面貌也发生着悄然的变化,城市与贸易共生共荣,展现出丝路贸易与城市发展之间的深刻互动关系。总之,亚兹德是中世纪晚期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一抹亮色,也是前现代伊朗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之间进行丝路交往的典范城市。

关键词 亚兹德 城市史 丝绸之路 丝绸贸易 帖木儿王朝

丝绸之路纵横交错于欧亚大陆,自古以来便是各民族各地区之间交流交往的主要通道。伊朗位于丝绸之路西段的必经之地,诸多伊朗城镇和村庄皆因丝路贸易的繁盛而逐渐发展为丝路城市,实现了城市的发展或复兴,亚兹德(Yazd,波斯文为“یزد”)即为一例。14世纪末,帖木儿王朝(1370~1507)的建立一定程度上疏通了先前因伊利汗国(1256~1335)解体而中断的欧亚陆路商道,陆上丝绸之路再度复兴。此时,西欧资本主义尚未开始扩张,伊朗大多数丝路沿线城市仍旧属于典型的传统商贸城市。亚兹德位于

* 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绸之路城市史研究(多卷本)”(18ZDA213)的阶段性成果。

** 杨晨颖,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伊朗城市史。

伊朗中部,是伊朗高原腹地的沙漠内陆城市,荒凉贫瘠的土地使得它难以依靠农业发展城市经济。然而,中世纪晚期陆路丝路的复兴为亚兹德提供了发展契机,亚兹德通过积极经营丝绸贸易,成为帖木儿王朝举足轻重的丝绸贸易中心。亚兹德在帖木儿王朝时期的兴起与丝绸贸易密切相关,传统丝路贸易的发展使得亚兹德成为该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和丝绸生产贸易的节点城市。

目前,关于帖木儿王朝时期的亚兹德丝绸贸易,主要可以参考以下三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一是研究亚兹德城市历史的波斯文著作,这是了解亚兹德丝绸贸易发展背景的重要一手文献。^①除了专门研究亚兹德的波斯文著作,其余与亚兹德有关的论述多见于伊朗城市史的研究成果中。^②其二是对帖木儿王朝经济与贸易情况的考察,^③通过相关成果可证实亚兹德在帖木儿王朝时期的贸易地位,亚兹德曾是该时期的丝绸贸易中心之一,丝绸贸易和工业是该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④其三是对亚兹德城市经济的考察,主要从城市经济发展来源的角度印证丝绸贸易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不可替代性。^⑤

① 相关著作包括〔伊朗〕哈桑·贾法里《亚兹德历史》(波斯文, *Tārīkh Yazd*),德黑兰:科学文化出版社,2005;〔伊朗〕卡特布·亚兹迪《亚兹德历史新编》(波斯文, *Tārīkh Jadīd Yazd*),德黑兰:伊拉吉·阿夫沙尔出版社,1966。这两部著作的内容主要涉及前伊斯兰时期与亚兹德有关的传说,以及伊斯兰时期亚兹德的城市史和建筑史。

② 主要有 Lockhart, *Persian Cities*, London: Luzac Press, 1960; David Durand-Guédy, Roy Motahedeh, Jürgen Paul, *Cities of Medieval Iran*, The Netherlands: Brill Press, 2020。

③ 代表性成果有 Hilda Hookham, *Tamurlaine the Conqueror*,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Press, 1962; Beatrice Forbes Manz, *The Rise and Rule of Tamerla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George Lane, *Early Mongol Rule in Thirteenth Century Iran: A Persian Renaissance*, Iran: Routledge, 2003; Maria E. Subtelny, *Timurids in Transition Turko-Persian Politics and Acculturation in Medieval Iran*,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Press, 2007。

④ 相关英文研究成果有 Richard W. Bulliet, Peter Jackson, Laurenc Lockhar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ume 6, *The Timurid and Safavid Perio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Ismail Aka, "The Agricultural and Commercial Activities of the Timurid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5th Century," *Oriente Moderno*, Vol. 15, No. 76, 1996; Beatrice Forbes Manz, *Power,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imurid Ir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相关波斯文研究成果有〔伊朗〕瓦里·迪因·帕尔斯特《帖木儿的贸易政策及其影响》(波斯文),《伊朗历史》2013年第1期;〔伊朗〕阿里·拉苏利《帖木儿王朝时期波斯湾和呼罗珊地区之间的贸易研究》(波斯文),学士学位论文,伊斯法罕大学,2010。

⑤ 代表性成果有〔伊朗〕哈米德·哈詹普尔、莫伊塔巴·乔卡尔《帖木儿王朝时期亚兹德城市经济研究(伊历798~856)》(波斯文),《历史科学研究》2018年第1期;〔伊朗〕哈米德·哈詹普尔、莫伊塔巴·乔卡尔《帖木儿王朝时期亚兹德丝绸贸易的重要性和地位研究(伊历798~856)》(波斯文),《伊斯兰时期后期伊朗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

总体而言,国内对亚兹德丝绸贸易的关注较少,国外对亚兹德丝绸贸易的研究大都零星地散落于诸多著作和论文中,对亚兹德丝绸贸易的专门研究稍显不足,也较少将亚兹德丝绸贸易置于丝绸之路的历史背景下,关注丝路贸易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陆上丝绸之路的畅达是亚兹德丝绸贸易发展的主要诱因,而亚兹德丝绸贸易的发展又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彰显了丝路贸易与城市之间积极的交互作用。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以帖木儿王朝时期亚兹德丝绸贸易为切入点,聚焦于丝绸贸易繁荣的背景、原因和具体体现,以及贸易与城市变迁,以期对丝路城市亚兹德有更为深入的了解,扩充丝绸之路城市史的研究内容。

一 亚兹德丝绸贸易的历史基础及发展条件

“亚兹德”一词的字面意思为圣洁、纯洁,该城市被誉为“神圣之城”和“真主所在地”。该地拥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2017年,亚兹德市内的历史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入《世界遗产名录》。^①亚兹德不仅是伊朗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伊朗现存唯一的琐罗亚斯德教圣地。英国学者G. 勒·斯特兰奇(Guy Le Strange)亚兹德在早期被称作喀萨(Kathah),但这座城被专称为亚兹德时,喀萨就专指称该城所在的地区,又称豪麻·亚兹底(Hawmah-i-Yazd)或朱麻·亚兹底(Jūmah-i-Yazd)地区。^②

关于亚兹德的建立者,历史没有清晰的记载。一般认为萨珊王朝(224~651)的君主亚兹德盖尔德一世(Yazdegerd I,又称伊嗣俟一世,399~420年在位)为亚兹德城的建立者。早在萨珊王朝时期,亚兹德便以精美的丝绸纺织品闻名于伊朗。与此同时,作为琐罗亚斯德教的宗教中心,亚兹德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伊斯兰时期,许多琐罗亚斯德教徒遭遇穆斯林的迫害,由于亚兹德位于沙漠腹地的中心,地理位置隐蔽,伊朗各地区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纷纷前往亚兹德避难。在历史上,亚兹德的地缘和战略意义比

① “Historic City of Yazd,” UNESCO, <https://whc.unesco.org/en/list/1544/documents/>, 最后访问日期:2023-02-21。

② [英]G. 勒·斯特兰奇:《大食东部历史地理研究——从阿拉伯帝国兴起到帖木儿朝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中亚诸地》,韩中义译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第408页。

不上邻近的伊斯法罕、大不里士、设拉子等伊朗主要城市。在战争中，外来入侵者意图占领法尔斯（Fars）^①及克尔曼（Kirman）地区^②的关键城市之前，往往将军事据点建立在亚兹德，以便发起进攻。可以说，亚兹德是法尔斯以及克尔曼地区之间的缓冲城市。13世纪以前，亚兹德属于法尔斯地区的一部分。蒙古人征服伊朗之后，亚兹德被划入吉巴勒（Jibāl）地区^③，吉巴勒地区后来成为克尔曼地区的一部分。虽然亚兹德在政治上居于次要地位，然而作为一个绿洲城镇，亚兹德也获得了永久存在的意义。^④

亚兹德土地贫瘠，难以依靠农业自给自足，限制了城市发展，丝绸贸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9世纪后，伊朗地方割据政权林立，亚兹德一般受到中央统治者和地方总督^⑤的共同管理。12世纪初，亚兹德丝绸贸易开始兴起。亚兹德阿塔贝伊国（Atabegs of Yazd, 1141 ~ 1319）是一个建立在亚兹德的地方王朝，它附属于伊利汗国，伊利汗国时期稳定的政治环境确保了丝路的畅通。自12世纪起，亚兹德开始广泛地种植桑树，当地生产的丝绸开始在伊朗各地的贸易市场中出现，丝绸贸易的发展潜力初步显现。据记载，13世纪亚兹德丝绸被广泛地销往全国各地。关于亚兹德丝绸，伊朗加兹温人曾称赞道：“亚兹德人生产的哈里尔（Harir）丝绸品质很高，他们不仅生产丝绸，还将丝绸销往各地。”^⑥

14世纪初，亚兹德成为莫扎法尔王朝（1314 ~ 1393）的核心领地。1313年，莫扎法尔王朝的建立者穆巴里兹·丁·穆罕默德（Mubārīz ad-Dīn Muhammad）推翻了亚兹德阿塔贝伊国的最后一任统治者哈吉·沙赫·伊本·优素福·沙赫（Hajji Shah Ibn Yusuf Shah），他定都于亚兹德，随后迁都至设拉子。莫扎法尔王朝臣服于伊利汗国，伊利汗国第九任君主阿布·赛义德·巴哈杜尔·汗（Abu Saʿīd Bahadur Khan, 1317 ~ 1335年在位）之死导致莫扎法尔王朝诸地纷乱，亚兹德局势动荡不安。常年的战乱影响了

① 伊朗南部历史区域。

② 伊朗东南部历史区域。

③ 伊朗中部历史区域。

④ David Morgan, *Medieval Persia, 1040–1797*,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 8.

⑤ 即阿塔贝格，中亚、南亚地区的世袭头衔。

⑥ [阿拉伯] 扎卡里亚·本·穆罕默德·卡兹维尼：《国家的文物和人民的新闻》（波斯文，*Āsār al-Belād Va Akhbār al-Abād*），贾汉吉尔·米尔扎·卡扎尔译，德黑兰：阿米尔·卡比尔出版社，1994，第339页。

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活动,也给亚兹德带来了持续动荡,丝绸贸易陷入停滞。直到1387年,帖木儿(1370~1405年在位)入侵莫扎法尔王朝的统治领域^①,经过6年的战争,莫扎法尔王朝最终被帖木儿推翻。自此以后,亚兹德被纳入帖木儿王朝的版图。帖木儿王朝的首都城市巴尔赫、撒马尔罕以及赫拉特受到帖木儿宫廷的直接领导;主要的省会城市,如设拉子等,受到王子的统治;次要城市,例如亚兹德、克尔曼等,则由年龄较小的王子或埃米尔(Emir)^②管理。亚兹德的主要管理者为地方总督。

帖木儿将帝国领土分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都交由他的一个儿子来管理。阿米兰沙赫(Amiranshah)担任阿塞拜疆的总督,乌马尔·沙伊赫(°Umar Shaykh)及其子皮尔·穆罕默德(Pir Muhammad)担任伊朗中部和南部的总督,贾汉吉尔(Jahangir)担任喀布尔及其周边地区的总督,沙哈鲁(Shahrukh, 1409~1447年在位)担任呼罗珊地区^③和河中地区^④的总督。^⑤1394年,乌马尔·沙伊赫去世后,他的三个儿子皮尔·穆罕默德、鲁斯塔姆(Rustam)以及伊斯坎达尔(Iskandar)针对法尔斯及其周边地区的统治权展开了斗争。在斗争中,伊斯坎达尔曾于1405~1406年短暂地成为亚兹德总督,后又被皮尔·穆罕默德罢免。1414年,沙哈鲁来到法尔斯地区,镇压了三兄弟之间的领土内战。随后,他任命王子易卜拉欣·苏丹(Ibrahim Sultan)为法尔斯总督。^⑥沙哈鲁先将亚兹德交给他的叔叔穆罕默德·达尔维什(Muhammad Darwish)管理,后又任命贾拉勒·丁·查克马克·沙米(Jalal al-Din Chaqmaq Shami)为亚兹德总督。

总的来说,伴随帖木儿帝国的建立和统治,伊朗政治局面恢复稳定,陆上丝路商道恢复畅通,各色商人再度穿梭于丝绸贸易市场之间,亚兹德丝绸贸易由此盛极一时。亚兹德丝绸贸易的繁荣与以下因素密不可分。

第一,帖木儿王朝行之有效的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是贸易发展的政治

① 主要包括阿塞拜疆以及伊朗中部和西部地区。

② 埃米尔的意义比较广泛,此时指地方总督。

③ 中古历史地理名词,其大致范围包括今伊朗东北部、阿富汗西北部以及中亚南部。

④ 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区域。

⑤ Beatrice Forbes Manz, *Power,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imurid Ir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4.

⑥ Beatrice Forbes Manz, *Power,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imurid Ir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31.

基础，统治者切实保障过路商旅的安全。正如牛津大学教授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所言，成吉思汗（1206～1227年在位）及其后人的巨大成就在于精心打造了一个延续数个世纪都繁荣不衰的伟大帝国。^①一方面，帖木儿王朝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即中央迪万（Diwan）。中央迪万是管理国家军事和行政事务的主要机构，权力在中央的集中巩固了政治的稳定，进而确保陆上丝路交通大动脉的整体畅通。

与此同时，帖木儿王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对商人的保护，确保商人在贸易路线上的畅通无阻。国内，统治者下令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商队的安全，并为商队提供生活上的便利。为了方便沿途商旅歇息，帖木儿下令在沙漠丝路贸易沿线建造了诸多驿站（Caravanserai）^②，并且派专人维持秩序，切实保障过路旅人的安全。据说，没有人敢轻易在商队周围生事扰民。^③在驿站的生活供应方面，帖木儿王朝统治者下令建造了许多坎儿井（Qanat）^④。国际上，帖木儿王朝统治者设法与邻国保持友好的商业往来关系，并请求他国切实保障两国商人的安全。例如，公元1393年，帖木儿派遣谢赫·萨维伊（Sheikh Sawehayi）前往埃及拜访马穆鲁克布尔吉王朝（1382～1517）的拜尔古格（Barquq），请求拜尔古格务必保障两国商贸道路之间的通畅和安全，让商人顺利过路。^⑤再如，在写给法国瓦卢瓦王朝（1328～1589）国王查理六世（Charles VI le Insense）的信中，帖木儿说道：“当你们派遣商人来到我们这里时，我们应该将他们看作尊贵的客人，并优待他们。同样地，当我们的商人前往贵国时，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待遇。我们不应该粗鲁地对待他们，因为这个世界是属于商人的。”^⑥

① [英] 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孙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第150～151页。

② 驿站是为长途贸易中的商旅准备的歇息和居住的场所，它是古代欧亚大陆各地区之间通过贸易等方式进行交流交往的基础设施。

③ [伊朗] 瓦里·迪因·帕尔斯特：《帖木儿的贸易政策及其影响》（波斯文），《伊朗历史》2013年第1期，第128～129页。

④ 坎儿井被认为是伊朗传统文化的象征之一，它是一种地下水利系统，其原理是利用重力将上游河谷的水通过地下沟渠引至下游河谷。

⑤ [伊朗] 瓦里·迪因·帕尔斯特：《帖木儿的贸易政策及其影响》（波斯文），《伊朗历史》2013年第1期，第136页。

⑥ [伊朗] 阿巴德侯赛因·纳瓦依：《帖木儿至沙赫·伊斯玛仪统治时期伊朗历史文献档案资料》（波斯文），德黑兰：图书翻译和出版组织，1977，第128页。

另一方面,中央统治者与地方总督存在紧密联系,地方总督效忠于中央政府,并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力。以沙哈鲁为例,沙哈鲁手下的大多数军队首领都是帖木儿早期追随者的后代,^①这些追随者曾与帖木儿一起征战,在战争胜利后往往被指派至地方,担任地方行政官员。在沙哈鲁执政早期,他任用了一大批突厥化蒙古人(Turco-Mongolian)军官,并通过联姻的方式将这些军官与自己的家族紧密联系在一起。帖木儿王朝时期,在亚兹德历任地方行政官员中,最突出的是查克马克。查克马克与沙哈鲁的家族之间存在私人关系,他的妻子比比·法蒂玛(Bibi Fatima)是沙哈鲁之子拜宋豁尔(Baysunghur)的女儿。关于查克马克正式上任的时间,历史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明确的是,1415年,沙哈鲁彻底镇压了伊斯坎达尔的叛乱之后,查克马克便已被任命为亚兹德总督。^②查克马克是一位来自大不里士的军队首领,他的统治给亚兹德带来了30余年的和平、安宁与发展。在担任亚兹德总督期间,查克马克和妻子承包了诸多私人和公共工程建设项目,建设项目主要完成了对亚兹德巴扎、清真寺、广场、驿站以及手工作坊等建筑的修建与修缮。

第二,亚兹德拥有适宜桑树种植的水土环境,亚兹德人拥有先进的桑树种植技术,确保了丝绸贸易高效稳步进行。一方面,通过史书的记载可知,亚兹德的土质条件适宜种植桑树,因此,亚兹德不同地区种植了大面积桑树林。根据《亚兹德历史新编》的记载,亚兹德阿赫尔斯坦地区(Ahrstān)修建了接近1000条小道,小道中间流淌着涓涓细流,小道两边种植着桑树。除了阿赫尔斯坦,纳伊姆·阿巴德地区(Naeim ābād)也是种植桑树的集中地区。^③此外,亚兹德的大多数桑树都是嫁接品种,比起其他地区的桑树,亚兹德桑树更加容易成活,如果给它多施肥,它就会长得更好、更大,桑叶也更细嫩。^④另一

① Beatrice Forbes Manz, *Power,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imurid Ir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5.

② [伊朗] 哈米德·哈詹普尔、莫伊塔巴·乔卡尔:《帖木儿王朝时期亚兹德丝绸贸易的重要性和地位研究(伊历798~856)》(波斯文),《伊斯兰时期后期伊朗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第84页。

③ [伊朗] 卡特布·亚兹迪:《亚兹德历史新编》(波斯文, *Tārīkh Jadīd Yazd*), 德黑兰:伊拉吉·阿夫沙尔出版社, 1966, 第250页。

④ 佚名作者:《农业科学》(波斯文, *Ketāb Aṣṣal Dar Elm Felāhat Va Zerāat Majmūe Olūm Iranī Dar Zerāat Va Felāhat Va Bāghbānī Va Gheireh*), 德黑兰:石头印书馆, 1944, 第24页, 转引自[伊朗] 哈米德·哈詹普尔、莫伊塔巴·乔卡尔:《帖木儿王朝时期亚兹德丝绸贸易的重要性和地位研究(伊历798~856)》(波斯文),《伊斯兰时期后期伊朗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第73页。

方面,早在14世纪初,亚兹德人便掌握了先进的桑树种植技术。由于气候条件的特殊性,他们所掌握的桑树种植技术是其他地区无法企及的。《农业科学》一书的作者曾目睹了亚兹德桑树种植以及丝绸生产的全过程。在书中,作者描述了亚兹德桑树的优越性。“在亚兹德,1棵桑树能产净重约500曼(Man)^①的桑树叶,上述数量的桑树叶可以孵化1德拉姆(Deram)^②蚕卵,产出1曼^③丝绸。而在其他地区,若想生产同等量的丝绸,所消耗的桑树叶量是亚兹德桑树叶量的10倍。”^④

第三,亚兹德商人忍耐并适应了沙漠气候,他们不仅掌握了沙漠生存技巧,而且擅长投资与经商。其一,亚兹德地处伊朗高原中部,靠近沙漠边缘,属于典型的沙漠气候,气候炎热而干燥,降雨量低而蒸发量高。整体而言,亚兹德年平均降雨量仅为60毫米左右,蒸发量可以达到3000~4000毫米;夏季平均气温为32摄氏度,最高气温可达50摄氏度。途经亚兹德的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商道穿过沙漠地带,因此,亚兹德商队必须设法穿越荒无人烟的沙漠才能与其他地区建立贸易联系。据记载,当帖木儿居住在博什鲁耶(Boshruyeh)期间,他下令组建了一支由250只骆驼和若干商人组成的亚兹德商队,这支商队拥有强大的沙漠生存技能——他们能够花费12个日夜穿过寸草不生的荒漠。^⑤其二,亚兹德当地居住着诸多富商巨贾,他们出身于官僚家庭,享有较大的政治权力,在丝绸贸易的发展方面有着较大的影响力。例如15世纪赫赫有名的富商哈吉·萨德尔·丁·阿比瓦尔迪(Hajji Sadr al-Din Abewardi),他在亚兹德修建了两座有名的驿站,分别为比比切(Bi Bi Cheh)驿站和汗卡兰达尔(Khān Qalandar)驿站。当时大多数丝绸交易皆在比比切驿站和汗卡兰达尔驿站中完成,汗卡兰达尔

① 重量计量单位,500曼大致相当于1000~1500千克。

② 重量计量单位,1德拉姆大致相当于3克。

③ 1曼大致相当于2~3千克。

④ 佚名作者:《农业科学》(波斯文, *Ketāb Avval Dar Elm Felāhat Va Zerāat Majmūe Olūm Irānī Dar Zerāat Va Felāhat Va Bāghbānī Va Gheīreh*),德黑兰:石头印书馆,1944,第23页,转引自〔伊朗〕哈米德·哈詹普尔、莫伊塔巴·乔卡尔:《帖木儿王朝时期亚兹德丝绸贸易的重要地位和地位研究(伊历798~856)》(波斯文),《伊斯兰时期后期伊朗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第73页。

⑤ 〔法〕马塞尔·布里翁:《我是帖木儿,世界的征服者》(波斯文, *Manam Timūr Jahāngoshā*),扎比胡拉·曼苏里译,德黑兰:莫斯塔菲出版社,1993,第87页。

驿站中长期居住着来自罗马、奥斯曼土耳其和希尔万（Shirvan）的商人。^①阿比瓦尔迪擅长经商致富，他在商业领域的投资包括但不限于丝绸贸易，生意范围涵盖伊朗国内外市场。阿比瓦尔迪凭借手中的权力和财富，将亚兹德的生产部门、市场部门以及城市内外的商队联合起来，并将生产好的商品，特别是丝调整合并供应至伊朗各大市场。^②

综上所述，亚兹德的气候并不宜人，客观来看，亚兹德不具备发展农业的水土条件，也不具备发展贸易的交通条件。然而，亚兹德人弃农经商，在政治大环境的加持与亚兹德社会各阶层的经营下，丝绸贸易逐渐发展起来。亚兹德丝绸贸易的兴起离不开帖木儿统治者打造的稳定的政治环境与该时期发达的丝绸陆路交通，也离不开亚兹德社会各界的努力，尤其是商人团体的运作。

二 帖木儿时期亚兹德丝绸贸易网络的兴起

蒙古帝国统治者一直重视和保护商业贸易，帖木儿王朝统治者帖木儿和沙哈鲁延续了成吉思汗以来蒙古人对外贸易的政策，他们继续保护商人的安全，确保贸易路线的畅通。帖木儿和沙哈鲁不仅重视商路的安全问题，也注重对沿线驿站及坎儿井的建设和维护。在开放、有序、灵活的政策下，沿线商路的和平与安全得到有效保障，跨地区商业活动得以有序推进。长此以往，在陆上丝路全线贯通的背景下，亚兹德逐渐形成发达的丝绸贸易网络，成为丝路接力式贸易中的一环。通过贸易网络中的三条主要支线——伊朗北部的亚兹德—大不里士贸易线、西南—东北方向的霍尔木兹与赫拉特贸易线，以及东北方向的呼罗珊—波斯湾贸易线，通过丝绸贸易网络，亚兹德与伊朗国内外各大贸易重镇建立了频繁的商业往来关系，丝绸贸易呈现繁荣盛况。在上述三条贸易线中，亚兹德不仅是丝路贸易的繁荣市场，也是丝绸等货品流通的中转站，正如帖木儿王朝时期地理学家和

① [伊朗] 哈米德·哈詹普尔、莫伊塔巴·乔卡尔：《帖木儿王朝时期亚兹德丝绸贸易的重要性和地位研究（伊历 798～856）》（波斯文），《伊斯兰时期后期伊朗历史研究》2019 年第 2 期，第 77 页。

② [伊朗] 哈米德·哈詹普尔、莫伊塔巴·乔卡尔：《帖木儿王朝时期亚兹德丝绸贸易的重要性和地位研究（伊历 798～856）》（波斯文），《伊斯兰时期后期伊朗历史研究》2019 年第 2 期，第 77 页。

历史学家哈菲兹·阿卜鲁（Hafez Abru）在其《编年史》中所指出的，亚兹德是物资的集散地，也是驿站的集中地。^① 换言之，亚兹德属于该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和丝绸生产贸易的节点城市。

在丝路商业贸易日渐兴隆的背景下，以亚兹德为起点，沿着陆上丝绸之路逐渐发展出三条贸易路线。三条贸易路线分别通往当时各大丝路贸易重镇，形成亚兹德丝绸贸易交易网络。首先是伊朗北部的亚兹德—大不里士贸易线。在这条商贸路线上，亚兹德与卡尚、库姆、雷伊、苏丹尼耶以及大不里士等丝绸之路节点城市相连。通过这些城市，亚兹德还得以间接与呼罗珊地区和马赞德兰建立联系。帖木儿王朝时期，大不里士是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城市。通过大不里士，可以通往亚美尼亚以及土耳其埃尔祖鲁姆、锡瓦斯、布尔萨、特拉布宗、阿拉尼亚、萨姆松、锡诺普等城市。就此而言，通过这条贸易线，亚兹德丝绸得以销往国外市场。

其次是西南—东北方向的霍尔木兹与赫拉特贸易线。自古以来，霍尔木兹便是东西方之间贸易往来的枢纽，尤其是14世纪以来，霍尔木兹海上贸易逐渐兴起，它开始成为令人瞩目的国际贸易中心，诸多商人通过海路或陆路，不远万里前往霍尔木兹参与商业贸易。而赫拉特为帖木儿帝都，又是该时期的一处丝路重镇，贸易活动亦十分丰富。一方面，亚兹德可以通过以下两条路径与霍尔木兹相连：其一，亚兹德途经巴夫克（Bāfq），到达南部的克尔曼，从克尔曼最终到达霍尔木兹；其二，亚兹德途经阿巴尔古（Abarkuh）到达设拉子，从设拉子最终到达霍尔木兹。^② 另一方面，亚兹德可以通过以下路径与赫拉特相连：亚兹德途经塔巴斯（Tabas）、塔依巴德（Tāyibād）、加哈斯坦（Qahastān），最终到达赫拉特。^③

① [伊朗] 哈菲兹·阿卜鲁：《编年史》（波斯文，*Zobdeh al-Tavārikh*），德黑兰：伊斯兰文化指导部出版印刷组织，2001，第811页，转引自[伊朗] 哈米德·哈詹普尔、莫伊塔巴·乔卡尔：《帖木儿王朝时期亚兹德丝绸贸易的重要地位和地位研究（伊历798~856）》（波斯文），《伊斯兰时期后期伊朗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第79页。

② [伊朗] 哈米德·哈詹普尔、莫伊塔巴·乔卡尔：《帖木儿王朝时期亚兹德丝绸贸易的重要地位和地位研究（伊历798~856）》（波斯文），《伊斯兰时期后期伊朗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第79页。

③ [伊朗] 哈米德·哈詹普尔、莫伊塔巴·乔卡尔：《帖木儿王朝时期亚兹德丝绸贸易的重要地位和地位研究（伊历798~856）》（波斯文），《伊斯兰时期后期伊朗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第79页。

最后是东北方向的呼罗珊—波斯湾贸易线。此贸易线被看作沟通呼罗珊地区与波斯湾之间的桥梁。由于帖木儿重视对呼罗珊—波斯湾沿线道路的建设,因此,该道路成为伊朗国内外举足轻重的贸易路线。在呼罗珊—波斯湾贸易沿线,亚兹德起到了商品生产和中转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地位和重要性。^①

总体而言,亚兹德丝绸贸易网络涵盖了伊朗国内外各大丝路贸易重镇,实现了陆上商道的对接,是亚兹德丝绸贸易发展的重要条件。丝绸贸易的发展吸引着大量商人来到亚兹德,亚兹德遂成为帖木儿时期东西方丝绸商业贸易网络中的节点城市。

首先,亚兹德丝绸纺织品产量高、品质优,亚兹德人是伊朗丝绸纺织品主要的生产者和购买者。在丝绸的生产方面,据记载,亚兹德生产(伊朗)品质最上乘的纺织品,并销往各地。^② 根据15世纪威尼斯旅行家巴尔巴罗(Barbaro)的记载,亚兹德每天需要(生产加工)2哈尔瓦尔(Kharvār)^③ 丝绸,相当于1万巴尔(Bār)^④ 的重量^⑤。与此同时,亚兹德不仅生产生丝,还从全国各地购买生丝。“所有(亚兹德)人都对织造不同品类的纺织品充满了热情,此外,他们还从艾斯特拉奥保德(Astarabad,今戈尔干)、阿兹(Azzi)、乔加泰(Joqtāyī)地区^⑥以及马赞德兰等地购买丝绸。”^⑦

其次,亚兹德丝绸纺织品种类繁多、做工精致,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根据历史学家伊本·巴勒希(Ibn Balkhi)的说法,为了生产丝绸,亚兹德种植了许多桑树。亚兹德丝绸的种类不胜枚举,主要包括迪巴(Dibā)、玛

① [伊朗] 哈米德·哈詹普尔、莫伊塔巴·乔卡尔:《帖木儿王朝时期亚兹德丝绸贸易的重要性和地位研究(伊历798~856)》(波斯文),《伊斯兰时期后期伊朗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第79页。

② [阿拉伯] 伊斯玛仪·阿卡:《帖木儿》(波斯文),阿克巴尔·萨布里译,德黑兰:人文与文化研究出版社,2011,第265页。

③ 重量计量单位,1哈尔瓦尔相当于300千克。

④ 根据逻辑推测,巴尔应该也是一种重量计量单位。帖木儿王朝时期伊朗独特的度量衡单位再度印证了亚兹德为传统商贸城市。

⑤ [意大利] 巴尔巴罗等:《威尼斯人在伊朗的旅行日程》(波斯文, *Safarnāmeḥ Vinīzīyān Dar Iran*),曼努切赫尔·阿米里译,德黑兰:花刺子模出版社,2002,第91页。

⑥ 沙哈鲁统治区域范围,指呼罗珊地区和河中地区的一部分。

⑦ [意大利] 巴尔巴罗等:《威尼斯人在伊朗的旅行日程》(波斯文, *Safarnāmeḥ Vinīzīyān Dar Iran*),曼努切赫尔·阿米里译,德黑兰:花刺子模出版社,2002,第90页。

什蒂 (Mashti)、法罗赫 (Farokh) 等。^① 此外,除了丝绸纺织品的织造,亚兹德还以穆斯林服饰的制作而闻名。^② 据记载,伊朗优质的丝绸大都由亚兹德织造。15 世纪的诗人内扎姆·卡里 (Nezam Qari) 认为,亚兹德丝绸是消费者的最佳选择,其品质可以和国外丝绸相媲美。^③ 巴尔巴罗曾将亚兹德丝绸与叙利亚丝绸相比较,他说,“那些买过叙利亚上好丝绸的人,最后仍然选择购买亚兹德丝绸”。^④

最后,亚兹德丝绸凭借优良的品质远销国内外。这一点可以通过不同国家的旅行者在亚兹德的见闻证明。早在意大利旅行家、商人马可波罗于 13 世纪来到亚兹德时,便对亚兹德丝绸贸易给予了肯定。“耶斯德^⑤是一最良,最名贵,并且可以注意之城。商业茂盛,居民制作丝织物名曰耶思的 (yazdi)。由商人运赴各地,贩卖谋利。”^⑥ 亚兹德丝绸主要销往国内设拉子、大不里士等丝路重镇,同时出口至印度、中国、土耳其、埃及等国家。在威尼斯商人康塔里尼 (Contarini) 15 世纪访问大不里士期间,他看见了许多亚兹德织造的丝绸,根据他的记载,这些亚兹德丝绸通过丝路商队被运往阿勒颇。^⑦ 亚兹德丝绸最主要、最重要的出口地是土耳其的布尔萨。早在 14 世纪中期,布尔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丝绸市场。^⑧ 通过布尔萨,亚兹德丝绸贸易拓展至欧洲市场。随着奥斯曼人、欧洲人对丝绸需求的不断增加,亚兹德丝绸在世界丝绸贸易市场中的重要性也进一步凸显。为了进行丝绸

① [伊朗] 伊本·巴勒基:《法尔斯志》(波斯文, *Farsnāmeḥ*), 设拉子:波斯研究出版社, 1995, 第 289 页。

② Ismail Aka, “The Agricultural and Commercial Activities of the Timurid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5th Century,” *Oriente Moderno*, Vol. 15, No. 76, 1996, p. 19.

③ [伊朗] 哈米德·哈詹普尔、莫伊塔巴·乔卡尔:《帖木儿王朝时期亚兹德丝绸贸易的重要性和地位研究 (伊历 798 ~ 856)》(波斯文),《伊斯兰时期后期伊朗历史研究》2019 年第 2 期,第 76 页。

④ [意大利] 巴尔巴罗等:《威尼斯人在伊朗的旅行日程》(波斯文, *Safarnāmeḥ Vinīzīyān Dar Iran*), 曼努切赫尔·阿米里译, 德黑兰:花刺子模出版社, 2002, 第 90 页。

⑤ 即亚兹德。

⑥ [意大利]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 冯承钧译, 商务印书馆, 2012, 第 54 页。

⑦ [意大利] 巴尔巴罗等:《威尼斯人在伊朗的旅行日程》(波斯文, *Safarnāmeḥ Vinīzīyān Dar Iran*), 曼努切赫尔·阿米里译, 德黑兰:花刺子模出版社, 2002, 第 149 页。

⑧ [伊朗] 哈米德·哈詹普尔、莫伊塔巴·乔卡尔:《帖木儿王朝时期亚兹德丝绸贸易的重要性和地位研究 (伊历 798 ~ 856)》(波斯文),《伊斯兰时期后期伊朗历史研究》2019 年第 2 期,第 82 页。

交易,亚兹德商人与伊朗其他地区的商人时常一同前往布尔萨。根据一份留存在布尔萨的文件记载,亚兹德与布尔萨之间的丝绸交易主要是在两名亚美尼亚商人的指引下完成的,这两名亚美尼亚人分别是哈兹尔·班·杜拉特(Khazr Ban Dowlat)和阿尤德·沙赫·班·萨利曼(Ayod Shah Ban Saliman),商品交易额达到两万迪拉姆^{①②}。

综上所述,四通八达的贸易线纵横交错于帖木儿时期的亚兹德,造就了亚兹德丝绸贸易的繁荣盛况。亚兹德不仅是丝绸的生产者和购买者,也是出口者。丝绸贸易的繁荣使得亚兹德在中世纪晚期欧亚大陆的陆路贸易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为传统陆路丝绸之路商业图景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 丝绸贸易与亚兹德城市的繁荣

帖木儿王朝时期,丝绸贸易的繁荣对亚兹德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体现在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基础设施的完善、城市规模的扩张、商业精英的崛起、居民生活的改善与丝绸贸易的繁荣息息相关,亚兹德城的崛起是丝路繁荣的直接产物。

首先,贸易助推城市建设,城市规模不断扩张。随着亚兹德丝绸贸易的持续增长,中央统治者和地方管理者不断加强对巴扎、商铺、驿站等商业设施的建设,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沙哈鲁时期是亚兹德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总体而言,在沙哈鲁执政的近40年间,亚兹德重建的房屋、商铺、公共浴室、经学院、教堂以及花园达到了近1万座。^③

其一,1415年,在穆罕默德·达尔维什担任亚兹德达鲁噶(Darugha)^④期间,他在亚兹德南部的梅赫里杰尔德(Mehrījerd)大门附近建造了一间驿站。1421~1422年,亚兹德达鲁噶阿里·阿迦(Ali Aqa)又在梅赫里杰尔德大门外建造了一个大型巴扎,巴扎内部有近80间商铺,其中裁缝店最

① 1迪拉姆 $\approx$ 0.0156土曼。

② [伊朗]瓦里·迪因·帕尔斯特:《帖木儿的贸易政策及其影响》(波斯文),《伊朗历史》2013年第1期,第142页。

③ [伊朗]哈桑·贾法里:《亚兹德历史》(波斯文, *Tārīkh Yazd*),德黑兰:科学文化出版社,2005,第19页。

④ 源自蒙古帝国的监察官达鲁花赤,后演变为中世纪晚期至近代伊朗城市的市场监督员。

为出名。^① 15 世纪, 该巴扎的规模有所扩大, 它的一部分位于里格清真寺 (Masjed-e Rig) 附近, 另一部分位于梅赫里杰尔德大门附近。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 巴扎内部又逐渐增加了一些驿站、清真寺以及神学院, 逐渐形成中东地区典型的商业—宗教一体式巴扎建筑群。^②

其二, 查克马克及妻子比比·法蒂玛一同修缮了亚兹德城堡内的宫殿、行政建筑以及陈旧的清真寺, 此外, 他们还下令维修了灌溉渠道。^③ 1426 年前后, 查克马克新建了一个大型的建筑群, 建筑群内部包括一个清真寺、一间经学院、一间公共浴室、一个罕卡 (Khanaqah)^④、一个巴扎以及一间驿站, 建筑群的建造获得了大量宗教公产瓦克夫 (Waqf)^⑤ 的资助。查克马克的建设项目为亚兹德带来了巨大价值: 不仅为公众提供了一个环境良好的公共浴室, 为住在罕卡内的穷人提供了食物, 还为来往于亚兹德的商人提供了住房。^⑥ 查克马克还在亚兹德城外开发了达胡克·萨法利 (Dahūk Safali) 区, 区域内建造了一间糖果店、一间驿站以及一个巴扎。^⑦ 此外, 比比·法蒂玛建造了一座工厂, 这是离亚兹德最近的一个工厂。^⑧ 伴随着城市的发展, 亚兹德周围的诸多村庄, 尤其是城市南部的村庄被逐步并入城市, 城市规模不断扩张。^⑨

其次, 在丝绸贸易发展的过程中, 一批商业精英在城市中崛起, 他们在社会中享有较大权力, 成为丝绸贸易主要的投资者、建设者和管理者。

① [伊朗] 哈桑·贾法里:《亚兹德历史》(波斯文, *Tārīkh Yazd*), 德黑兰: 科学文化出版社, 2005, 第 50 页。

② M. E. Bonine, *Islam and Commerce: Waqf and the Bazaar of Yazd, Iran*, Germany: Erdkunde, 1987, p. 186.

③ Beatrice Forbes Manz, *Power,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imurid Ir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71.

④ 国家专门为苏非教徒建造的伊斯兰教建筑。主要是苏非教徒实践宗教仪式的场所, 也是他们的生活空间, 亦可以译作苏非道堂。

⑤ 穆斯林为宗教、教育或慈善事业提供的捐赠资产。

⑥ Beatrice Forbes Manz, *Power,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imurid Ir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72.

⑦ [伊朗] 卡特布·亚兹迪:《亚兹德历史新编》(波斯文, *Tārīkh Jadīd Yazd*), 德黑兰: 伊拉吉·阿夫沙尔出版社, 1966, 第 98~99 页。

⑧ Beatrice Forbes Manz, *Power,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imurid Ir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69.

⑨ M. E. Bonine, *Islam and Commerce: Waqf and the Bazaar of Yazd, Iran*, Germany: Erdkunde, 1987, p. 186.

在亚兹德,除了中央统治者和地方总督,商人群体和官僚家族凭借手中的权力和财富,积累了一定的社会力量。因此,这些商业精英在共享当地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为当地经济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一,帖木儿王朝时期,维吾尔族和蒙古族商人在陆路贸易中十分活跃,他们运用自己的资产,以投资者的身份参与商业贸易。^①在该时期,亚兹德当地最显赫的商人有哈瓦吉·卡玛勒·丁(Khawajji Kamal al-Din)和哈吉·萨德尔·丁·阿比瓦尔迪等。商人群体带领亚兹德商队穿梭于城市与沙漠之间,进行丝绸的进出口贸易。商人将手中的商品卖给零售商,零售商再将商品投放至巴扎和商铺。其二,除了商人群体,官僚家族也参与了亚兹德的投资建设工程。在亚兹德丝绸贸易中,最活跃的官僚家族是阿比瓦尔迪家族,他们承包了一个以商业服务为重点的大型建设项目,在萨里格街区(Sarig)附近建造了几间驿站。^②上文所提到的汗卡兰达尔、比比切驿站也是阿比瓦尔迪家族投资建设项目的一部分。

最后,贸易繁荣促进亚兹德居民生活的多元化。其一,丝绸贸易的蓬勃发展为亚兹德营造了浓厚的商业氛围。在社会生活中,亚兹德人十分看重商业的发展。亚兹德人认为人生在世,工作在所难免,而最好的工作便是从商。亚兹德人拥有一套独特的商业运作模式,确保了丝绸贸易高效、有序和顺利地进行。根据巴尔巴罗的记载,亚兹德巴扎的买卖流程是这样的:“在每天日出后的1个小时左右,卖家带着丝绸等商品前往巴扎,等待买家上门。在买家挑选商品的过程中,如果看见心仪的商品,便会查看商品上面的价格标签,并将卖家喊到自己身边。如果买家对商品满意,便会购买。购买后,买家先将商品放在商店,午饭过后再前来付款,交易由此结束。如果卖家在当天没有成功卖出手中商品,则会在第二天再次返回巴扎,直到商品卖出为止。”^③其二,除了重视工作,亚兹德人也享受生活。

① [阿拉伯]伊斯玛仪·阿卡:《帖木儿》(波斯文),阿克巴尔·萨布里译,德黑兰:人文与文化研究出版社,2011,第263页。

② [伊朗]哈米德·哈詹普尔、莫伊塔巴·乔卡尔:《帖木儿王朝时期亚兹德丝绸贸易的重要性和地位研究(伊历798~856)》(波斯文),《伊斯兰时期后期伊朗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第86页。

③ [意大利]巴尔巴罗等:《威尼斯人在伊朗的旅行日程》(波斯文, *Safarnāmeḥ Vinīzīyān Dar Iran*),曼努切赫尔·阿米里译,德黑兰:花刺子模出版社,2002,第90页。

根据《亚兹德历史新编》的记载,帖木儿王朝时期,亚兹德居民过着舒适而富足的生活,拥有较高的生活水准。社会各个阶层,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农民,都没有任何生活上的困难。亚兹德家家户户都饲养马和骆驼。他们生产谷物、棉花和水果,并将之拿到市场上售卖。亚兹德居民穿着用丝绸织造的衣服,吃着用水养大的鸟。年轻人则以喝酒、唱歌和跳舞为乐。他们从不畏惧统治者的统治,也不害怕侵略者的侵略。^①

四 丝路环境变迁与亚兹德城市的衰落

自15世纪中期起,频繁战争冲突,饥荒、洪灾以及黑死病(Black death)^②的广泛传播逐渐阻断了陆上丝绸之路,在商路中断、丝绸贸易没落的背景下,亚兹德城随之走向衰落。

一方面,亚兹德被卷入帖木儿王朝后期的政治动乱,人民苦不堪言。沙哈鲁统治后期,国家陷入内忧外患的困局。国内,由于帖木儿王朝没有建立严格的继承人制度,沙哈鲁的子孙们就王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伊朗大部分省份陷入内战的漩涡中,帖木儿王朝趋于分裂。1433年,拜宋豁尔去世后,阿拉·道莱(Ala al-Dawla)继承了父权,而其他两个儿子苏丹·穆罕默德(Sultan Muhammad)和阿布·卡西姆(Abu'l Qasim)只继承了部分遗产,这引起了苏丹·穆罕默德的不满。他开始在波斯伊拉克(Iraq Ajam)^③和法尔斯地区积蓄力量,意图夺取政权。待统治权力进一步扩大后,苏丹·穆罕默德迅速罢免了效忠于沙哈鲁的查克马克,任免埃米尔·艾哈迈德·詹巴兹·莫卧儿(Amir Ahmad Janbaz Moghul)为亚兹德总督。与此同时,伊朗高原西部的土库曼人频繁入侵,亚兹德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土库曼人的侵扰。

由于沙哈鲁子孙之间的内战以及边境土库曼人的侵犯,帖木儿王朝被迫动用大量资金装备军队,导致国库亏空。人民不仅饱受战争之苦,还被

① [伊朗]卡特布·亚兹迪:《亚兹德历史新编》(波斯文, *Tarikh Jadid Yazd*),德黑兰:伊拉吉·阿夫沙尔出版社,1966,第198页。

② 一般认为,中世纪的黑死病是由鼠疫耶尔森氏菌或芽孢杆菌的传播引起的。

③ 伊朗西部历史区域,主要包括克尔曼沙阿、哈马丹、雷伊以及伊斯法罕等城市。

榨干了全部财富。苛捐杂税、贪污腐败使人民苦不堪言,加速了经济体系的崩溃和社会分化。1444年,苏丹·穆罕默德宣布独立。两年后又派遣使者携带书信前往哈马丹、苏丹尼耶、加兹温、库姆、雷伊、卡尚、亚兹德、纳坦兹(Natanz)、阿尔迪斯坦(Ardistan)和阿巴尔古,劝说各地总督归顺于他。苏丹·穆罕默德得到了热烈的响应,^① 查克马克的儿子沙姆斯·丁(Shams al-Din)也表明了归顺的态度。为了进一步集结军人、装备军队,苏丹·穆罕默德持续增加向各地区征收税款的金额。在亚兹德,除了在设拉子战役^②之前征收的常规税、人头税、切利克(Cherik)税^③以及偿还债务的税,^④ 他下令向每户居民征收额外的20第纳尔卡帕奇(Dinār Kapkī)^⑤ 的税款。除此之外,亚兹德法庭负责人、税收负责人哈吉·艾玛德·丁(Hajji Emad al-Din)和哈吉·贾拉勒·丁·玛尔希德(Hajji Jalal al-Din Marshed)还以人口普查的名义向亚兹德居民征收了700多土曼的税款。^⑥ 据记载,亚兹德的收入^⑦为25土曼,^⑧ 可见税款金额之沉重。连年的政治动乱几乎榨干了亚兹德居民的所有财富,正如卡特布·亚兹迪(Kateb Yazdi)所描述的,“亚兹德居民在这种(不公正)的经济制度中遭受了巨大损失”。^⑨ 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不仅降低了人民生产生活的积极性,也加剧了社会分化。

除此以外,连年的战乱导致亚兹德许多居民无家可归,衣不蔽体。根

① Beatrice Forbes Manz, *Power,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imurid Ir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55.

② 1447年,苏丹·穆罕默德击败设拉子城外的法尔斯军队,占领了设拉子。

③ 切利克税是为了装备军队而征收的战争税款。

④ Beatrice Forbes Manz, *Power,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imurid Ir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62.

⑤ 一种在帖木儿王朝时期和萨法维王朝时期流通的货币。20第纳尔卡帕奇大致为0.002土曼。

⑥ [伊朗]穆罕默德·莫菲德·莫斯托菲·巴夫吉:《阿夫沙尔王朝、赞德王朝和法特赫·阿里沙统治时期的亚兹德》(波斯文, *Tārīkh Yazd Dar Durān Nāderī, Zandī va Asr Sartanat Fathalishāh*) (第1卷), 德黑兰:伊拉吉·阿夫沙尔出版社, 2006, 第196页。

⑦ 此处指的是城市人均年收入。

⑧ [伊朗]哈姆杜拉·莫斯塔菲·加兹温尼:《心之喜》(波斯文, *Nuzhat al-qulūb*), 加兹温:今日圣训出版社, 2002, 第84页, 转引自[伊朗]哈密德·哈詹普尔、莫伊塔巴·乔卡尔:《帖木儿王朝时期亚兹德城市经济研究(伊历798~856)》(波斯文), 《历史科学研究》2018年第1期, 第11页。

⑨ [伊朗]卡特布·亚兹迪:《亚兹德历史新编》(波斯文, *Tārīkh Jadīd Yazd*), 德黑兰:伊拉吉·阿夫沙尔出版社, 1966, 第279页。

据 17 世纪诗人、作家、历史学家穆罕默德·莫菲德·莫斯托菲·巴夫吉 (Mohammad Mufeed Mostafa Bafgi) 的记载, 哈利勒·米尔扎 (Khalil Mirza) 入侵亚兹德之后, 难民四散, 为了维持生计, 亚兹德一些部落的成员甚至屠杀猫狗 (来谋生)。^①

另一方面, 除了“人祸”, 亚兹德也未能幸免于“天灾”, 1454 年的饥荒和 1456 年的洪灾给亚兹德带去了毁灭性的破坏。1454 年, 亚兹德经历了严重的粮食危机, 巴扎、商铺、驿站纷纷关闭, 商业进一步走向衰落。商业的衰落促使诸多商人和手工业者失业, 穷人和难民越来越多。两年后, 亚兹德又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的洪涝灾害, 这场洪灾不仅使人民丢失了大量财产, 还破坏了大量基础设施。卡特布·亚兹迪是这样描述这场洪灾的: “在这场洪灾中, 梅赫里杰尔德附近的大多数坎儿井都被淹没, 洪水从沙漠流入城市的街区和花园, 达胡克·阿里 (Dahūk Ali) 街区、索福拉 (Sofla) 街区、苏菲花园小巷 (Kūcheh Bāq Sufiyyān)、伊斯坎达里耶 (Iskandariyeh)、卡玛勒花园 (Bāq Kamāl)、阿提格神殿 (Musallā Atiq)、塔兹安神殿 (Musallā Tāziyān)、加兹安神殿 (Musallā Qāziyān)、阿巴德·卡德里耶 (Abad al-Qadriyeh) 神学院、阿兹阿巴德花园 (Bāq Azābād) 以及哈提尔小巷 (Kūcheh Khatir) 等都在这场洪灾中消失。洪水侵入城市, 将房屋淹没, 大量住宅被毁, 1000 多吨的地毯以及居民家中的家具、书、衣物等被永远埋在了泥沙里。”^② 除了饥荒和洪灾, 1406 ~ 1407 年, 黑死病席卷了伊朗各大城市中心。由于东西方之间频繁的商业往来是造成瘟疫传播的主要诱因, 因此, 商人是黑死病的主要受害群体。^③ 自 1347 年起, 黑死病开始在亚洲、北非和欧洲广泛蔓延, 直到 (1453) 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前, 伊朗不同地区至少记录了 15 次大规模瘟疫的暴发。^④ 黑死病

① [伊朗] 穆罕默德·莫菲德·莫斯托菲·巴夫吉:《阿夫沙尔王朝、赞德王朝和法特赫·阿里沙统治时期的亚兹德》(波斯文, *Tārīkh Yazd Dar Durān Nāderī, Zandī Va Asr Sartanat Fathalishāh*) (第 1 卷), 德黑兰: 伊拉吉·阿夫沙尔出版社, 2006, 第 200 页。

② [伊朗] 卡特布·亚兹迪:《亚兹德历史新编》(波斯文, *Tārīkh Jadīd Yazd*), 德黑兰: 伊拉吉·阿夫沙尔出版社, 1966, 第 277 页。

③ Ahmad Fazlinejad, “The Impact of the Black Death on Iranian Trade (1340s – 1450s A. D.),” *Iran and the Caucasus*, Vol. 23, No. 2, 2019, p. 229.

④ Ahmad Fazlinejad, “The Impact of the Black Death on Iranian Trade (1340s – 1450s A. D.),” *Iran and the Caucasus*, Vol. 23, No. 2, 2019, p. 228.

在中东地区的广泛传播造成了人口的急剧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陆路贸易的衰落。

总体而言,城市的兴衰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对于亚兹德这样的传统商贸城市来说,丝路贸易是影响城市发展的最显著和最主要的因素。可以说,丝路贸易是考察亚兹德城市兴衰的一把钥匙。亚兹德人也意识到了这点,关于商业贸易,亚兹德民间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城市是商贸业(养育)的女儿。”^① 亚兹德丝绸贸易的兴衰与城市命运相伴相生,15世纪中期之后,通往亚兹德的丝路贸易通道中断,丝绸贸易停滞,亚兹德经济开始衰退,城市发展的黄金时代悄然结束,再难恢复往日辉煌。这表明,亚兹德城市经济的单一性和对丝绸贸易的依赖性决定了该城市经济发展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注定了亚兹德在丝路上的繁荣仅仅是昙花一现。

结 语

亚兹德是伊朗高原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之间进行丝路交往的典范城市。首先,从沙漠城市的气候特性来看,亚兹德居民在沙漠中心的生活是人类认识自然、顺应自然,最终战胜自然的典型例证。亚兹德干旱的气候和荒凉的土地使得它难以依靠伊朗传统经济支柱,即农业来发展经济。但丝路贸易的繁荣发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丝绸贸易为亚兹德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经济活力。其次,从帖木儿王朝时期亚兹德的城市变迁来看,丝路贸易与城市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丝路贸易的兴衰是影响亚兹德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自15世纪末起,随着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和海上新通道的开辟,欧洲及近东地区的经济开始崛起,西方资本主义逐渐兴起。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陆上丝路贸易开始衰退,亚兹德丝绸贸易随之衰落,城市发展陷入低谷,再难恢复往日盛况。最后,从彭树智先生“文明交往论”的角度来看,在短暂的繁荣中,亚兹德成为丝路文明交往的践行者和推动者。“商业贸易最能表现人类

① [伊朗] 哈米德·哈詹普尔、莫伊塔巴·乔卡尔:《帖木儿王朝时期亚兹德丝绸贸易的重要地位和地位研究(伊历798~856)》(波斯文),《伊斯兰时期后期伊朗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第85页。

文明的开放性、合作性、物质性和全球性，它同时又是人类政治交往、社会交往、文化交往的先导、中介和沟通的渠道。”^① 长期以来，亚兹德因地理位置偏僻而沉寂于沙漠深处，最终在陆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尾声凭借丝绸闻名于伊朗，成为丝绸等商品的集散地；同时，亚兹德丝绸远销至国外，其成为国际性的丝绸贸易中心，是欧亚丝路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沿着亚兹德丝路沿线商道，不仅可以看见伊朗人，还能看见来自西方的奥斯曼人、欧洲人，以及来自东方的印度人，印证了丝路城市的交往力。

总之，丝绸之路是亚兹德城市发展的繁荣之路。微观来看，亚兹德并非欧亚丝路贸易上最显眼的城市，它远不如大不里士、伊斯法罕、霍尔木兹等丝路贸易重镇出名。然而，亚兹德也称得上是欧亚大陆一处重要的丝绸贸易据点城市，丝路贸易切实为亚兹德带来了可观的变化与发展。中观来看，亚兹德城市的兴衰史反映了丝绸之路上“路”与“城”的深刻互动关系，也反映了丝路城市的共性与特性。一方面，丝路城市是丝路开拓和发展的关键地点和载体，其命运直接受到丝路兴衰的影响，^② 丝路的阻塞与不畅直接造成了亚兹德丝绸贸易的停滞；另一方面，亚兹德与其他地区频繁的商业往来，以及贸易推动的城市变迁展现了丝路城市的交往力与影响力，而亚兹德城市经济的单一性和对丝绸贸易的依赖性又展现了这座丝路城市的特性。宏观来看，自15世纪起，欧亚大陆进一步朝着整体化的进程发展，亚兹德丝绸贸易的繁荣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一进程。通过范围更广泛、技术更先进、人员更密集的跨区域贸易往来，东西方之间对彼此的了解和认知进一步加深。来自东方的财富诱惑也促使欧洲殖民者开启全球扩张，而在这一过程中以亚兹德为代表的内陆丝路城市逐渐失去了往昔欧亚大陆贸易中心的地位。

[责任编辑：龙沛]

① 彭树智：《我的文明观》，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第11页。

② 车效梅：《跨国史视阈下丝绸之路城市史的研究和书写》，《光明日报》2020年3月16日，第14版。